

歷史與空間

●張桂輝

馬占山廬山題詩抒情懷

今年，是「九·一八事變」90周年。漫漫90年，朗朗赤縣天。90年過去了，無數中華兒女，前仆後繼，流血犧牲；億萬炎黃子孫，攻堅克難，拚搏創造。壯麗神州，天翻地覆；錦繡中華，繁榮昌盛。共和國瑰麗的今天，經歷過悲慘的昨天。回顧那段日寇入侵、硝煙瀰漫的苦難歷史，心潮澎湃，感慨萬千，自然而然想起「打響抗戰第一槍」的馬占山將軍和他的廬山抒情懷詩。

1931年9月18日夜，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令鐵道「守備隊」炸毀瀋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軌，嫁禍於中國軍隊，並以此為藉口，炮轟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歷史表明，這一事件是中國抗日戰爭的起點，標誌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開端，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

馬占山（1885—1950），字秀芳，吉林懷德人，著名抗日愛國將領、民族英雄。「九·一八事變」後，任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駐該省副司令。馬占山不負眾望、不辱使命。在他的帶領和指揮下，黑龍江省軍民同仇敵愾、齊心協力打響抗日第一槍。之後，馬占山親自視察防地，指揮修築防禦工事，積極準備抵禦敵人的襲擊。與此同時，以劣紳趙仲仁為代表的親日派，企圖勸馬占山向日軍投降。馬占山斷然拒絕、慷慨陳詞：「吾奉命為一省主席，守土有責，不能為降將軍。」

1931年11月4日晨，1,300餘名日軍，在7架飛機掩護下，以保護修橋為名，直趨江橋（嫩江鐵橋）中國軍隊駐地大興站，驅趕中方修橋人員，迫令守軍後撤，並強行抓走3名中方哨兵。中午，悍然向中國軍隊陣地發起猛攻。馬占山怒火中燒，果斷下令抵抗。全體將士英勇戰鬥，血戰三天三夜，擊退敵軍多次進犯。這，就是馳名中外的「江橋抗戰」，是中國軍隊置蔣介石不抵抗政策於不顧，對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次大規模抵抗。馬占山因此成為舉國敬仰的抗日英雄，國內各地報紙都以大字標題報道江橋抗戰；全國各地群眾自動組織慰問團、後援會，捐錢捐物，支援黑龍江省抗戰；上海、哈爾濱等地青年學生紛紛投筆從戎，組織「援馬抗日團」，參加抗日隊伍……

1932年4月1日凌晨，馬占山以檢閱部隊為名，率衛隊步兵一個營、騎兵一個營，攜帶軍政兩署關防印信、重要文件和鉅款，潛離齊齊哈爾直趨拜泉。3日，會晤李杜、丁超、宮長海、馮占海、李海青諸部代表，共同制定了攻取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的聯合作戰計劃。7日，經克山、訥河抵達黑河，通電全國，再舉義旗。為此，他聯合省內各抗日力量，並以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兼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的名義發電告示：「與日周旋，雖馬革裹屍，亦所不惜。」5月初，決定聯合吉林自衛軍進攻哈爾濱。15日、11月間，馬占山親自率軍向哈爾濱挺進。不料，程志遠叛國投敵，吉林自衛軍敗退富錦、同江。馬占山所部在日、偽軍重點圍攻之下，不得不步步退卻。6月1日，馬占山在海倫會見美國、瑞士記者，揭露偽國內幕，闡述抗戰經過及其意義。6月3日，海倫失守。馬占山處境愈加困難。7月14日，日軍第十四師團和第八師團向馬占山發起總攻擊戰。馬占山被圍困在綏化縣羅甸子一帶，與敵血戰3晝夜，傷亡慘重，所剩無幾，最終衝出重圍，收集殘部，潛入大青山。在深山密林中輾轉40餘天，歷盡千辛萬苦，脫離險境，到達龍門。10月、11月間，馬占山又與蘇炳文合作，謀劃攻取齊齊哈爾，均因敵強我弱而未能如願。意識到自己勢單力孤，已不能扭轉大局的馬占山，經甘南前往海拉爾。12月4日，由滿洲里乘火車退入蘇聯。

壯志未酬的馬占山，於1933年6月由蘇聯繞道歐洲回國，抵達上海。1933年7月11日，在天津賦閒的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馬占山將軍來到廬山。馬占山，身為英雄仰慕英雄。在登上牯嶺之前，他先來到廬山西麓牯嶺，拜謁岳飛母親和夫人的陵墓。曾經，馬占山在西湖岳飛墓前灑過英雄淚。這天，面對歷經800年風雨而安然無損的岳母岳夫人墓，馬占山心情很不平靜。岳飛投軍時，岳母在他背上刺下「精忠報國」四個字，希望兒子竭盡全力收復國土。可是，岳飛卻未能實現母親的心願。不是他無能，並非他怕死。而是一腔熱血，無處可灑。精忠報國，難以為報。他多麼希望「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不曾想，打得強敵魂飛魄喪，自己卻屈死風波亭中。

一心想為國家効力的馬占山登上廬山後，不是優哉游哉先飽覽廬山秀美風光，而是心急火燎地向



●月照松林樹蔭下的馬占山詩刻。 作者供圖

蔣介石當面請纓。孰料，滿腔熱血，被澆了一盆冷水。原來，1933年5月31日，中國政府與日本侵略軍簽訂了「九·一八事變」後喪權辱國的停戰協定——《塘沽協定》。墨跡方乾，蔣介石怎麼可能讓他再赴疆場與日寇作戰。於是，徒有良好願望的馬占山，一氣之下，賦詩一首，寄情抒懷：「百戰賦歸來，言遊匡山麓。愛此嶽嶠石，狀如於菟伏。摩挲舒長嘯，狂瀾振林木。國難今方殷，國仇猶未復。禹跡遍荆榛，恐汝眠難熟。……」落款：「馬占山，民國二十二年」。詩言志。馬占山以詩明志，借詩抒懷，豪氣干雲，引起了轟動，各報紛紛予以登載，在全國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馬占山的詩刻，位於廬山景點之一的「月照松林」。辛丑初秋的一天上午，我帶着一瓶礦泉水，懷着一片景仰情，從柏樹路26號出發，穿過牯嶺街，沿着河南路南行數百米，在松林賓館附近東折轉入寬約2米的「松樹路」，登上80多級台階，來到「月照松林」。但見面對東方的馬占山詩，鐫刻在突出地面斜臥的巨石上。燦爛的陽光，從茂盛的松樹間篩灑而下。我默默地、輕輕地拂去掉在石刻上的松針，全詩清晰可見——橫排豎寫，楷書陰刻，字徑約12厘米。據吳宗慈先生《廬山志》載，此詩由羅鏡仁書、楊祥升刻。品讀全詩，觸景生思，字裏行間蘊含着馬占山抗日殺敵強烈而又無奈的願望。

1934年8月，馬占山回到天津寓居。他多次申請抗日，卻始終不被起用。天津解放後，馬占山接受中共北平地下黨的要求，多次勸說「把兄弟」傅作義，認清大局，棄暗投明。馬占山雖為國軍將領，卻與延安中共領袖交往密切，延安曾設盛宴招待。毛澤東當面稱讚他「這種精神值得敬佩」。1950年6月初，毛澤東託友人致電馬占山，邀請他出席政協屆二次會議。馬占山倍受欣慰，無奈癌症纏身，未能成行，遺憾之至。是年11月29日，馬占山在北京病逝。馬占山已漸行漸遠了，但他崇高的民族氣節、可貴的英雄精神，如同他的廬山題詩一樣，刻在高山之上，載入史冊中。

豆棚閒話

●青絲

夢境之旅

我很小的時候有過一個夢想，以後要把做過的夢全部記錄下來。有數據稱，人生的三分之一時間是用於睡覺，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做夢。如果夢境足夠精彩，又能用文字如實還原，一定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說不定還能出版成書或翻拍成電影呢。

後來我發現，這一想法毫無實現的可能。因為很多夢一醒來就忘了，即使能夠記住的，也大多是雜亂無章地重現之前發生過的雞毛蒜皮瑣事，還有一些夢的情節內容，陰暗醜陋到自己都會被嚇到，不僅沒有勇氣記下來，更無呈現給他人看的可能。畢竟這部分深埋在潛意識下的思想、記憶、情感、衝動，是平日被壓抑的自我人格以及由此延伸的另一個非理性世界，如同隱藏在海面下的冰山，並不值得展示。

但就像荷里活電影很多橋段是以夢作為切入點，夢境也確實是一個非常值得挖掘的寶藏。其趣味在於能夠提供一段起源於現實，又脫離了日常生活的刻板軌道，讓人進入曼妙想像空間的旅途。而且每個人都在夢境中擁有自己的符號系統、語言、人物、背景，一個具有整體感、故事情節飽滿豐富的夢，是很讓人沉迷的。徜徉其間的人若是被打斷醒來，會覺得很遺憾，感覺就像被侵入破壞了自己最寶貴的獨處時光。

而且，夢境有時候還會帶來不一樣的東西，那些從潛意識釋放出來的靈感火花，足以構

成對心靈的一次照亮。披頭四樂隊的主創歌手保羅麥卡尼自述，享譽全球的經典歌曲《昨日》，是他有一天做夢，於夢境中聽到一段優美的旋律，醒來後憑着記憶記錄下來，創作出了這首不朽名曲。曾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丹麥科學家尼爾斯玻爾，也是在夢境中獲得啟發，想出了原子結構的顛覆性模型。

我幼時看演義小說《說唐》，程咬金在夢裏獲得仙人授藝，教他三十六斧法。他跨坐在長條板凳上代替騎馬，依式演練，沒想到同伴被板凳敲擊地面的響聲吵醒，起來詢問他發生了何事。程咬金從夢境中被喚醒，會促問只記住三招，剩下的全忘了。過去我對這個情節是不太在意的，看到保羅麥卡尼和尼爾斯玻爾的經歷，我才明白，程咬金三板斧的故事雖然純屬小說家言，但古人也並非憑空虛構，而是很早就知道人在清醒的夢裏，能夠影響夢境的內容和方向，是根據這種經歷體驗進行的創作。

對於做夢的人來說，如果夢境只是情景記憶的不斷重複，缺少自我意識的探索，也說明生活是平凡的。而且尤為遺憾的是，夢境永遠只是在意象之河中流動，一切都是短暫的，無法永存或延續成為一個整體。不然每一個寫作者只需把自己人生比電影情節還要精彩的夢境接續成為一個故事，就絕對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六十八秋夜

讀這首小品歌曲，恍如回到宋代的詞作中。「寶鴨」又稱「金鴨」是指金屬香爐，造型如鴨，故名。「篆煙」指香爐中升起的裊裊煙燭，恍似篆體書法彎曲有致。「小簾」是坐臥用的竹席。你看這麼文雅地描寫秋夜，多麼優美，而最後留給我們一個甜美的睡眠和清爽的早晨。

小秋唧唧寶畫眉
涼繞唧唧篆深一
多砌唧唧煙處彎
睡鳴，，青，夜
味。 。 三 更
。 。 。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秋

浮城誌

至樂莫如讀書

「學校可以滾出去，但書是不能不念的。」這是台灣作家三毛在《拾荒夢》中寫下的文字，每每讀來總有一種撥雲見日的透徹與深刻的感覺。是的，學校和讀書是兩回事，人可以離開學校，但修養的增加卻離不開書本。

小時候的我喜歡看書，一旦捧起書本，便常常不肯放下，連吃飯的時候我都是將書本放在飯桌上，邊吃邊看。或者乾脆就宅在房間裏，直到媽媽連聲催促我吃飯都不見效果，衝進我的房間，我才依依不捨地放下書本下樓。可總是這樣卻是常常要挨罵的。

書在手頭，不管它是什麼，總想要翻翻看看。不論是故事書，還是圖畫書，不論是諸如安徒生童話類的童話書，還是語言拗口的如《山海經》一類的古籍，甚至就連日常生活裏的雜誌，科幻的、神話的、漫畫的，只要一見到書，就會情不自禁地捧起來就讀，不管看得懂不懂。

《傲慢與偏見》是我讀的第一本外國名著譯本，外文翻譯過來的中文讀來很是整腳，有時一個名詞就佔據了大半行文字，且長難句居多，考驗閱讀的眼力和理解力。當時的我選讀過原版譯文的《天方夜譚》和《鏡花緣》，也同樣都是生吞活剝。由於家裏的書本有限，每本書都是看了又看，看了又翻，特別是童話和故事，剛

買來還是一套套的新書，經過我手裏之後，往往都是慘不忍睹的下場。後來便是跟人借書看，由於需要歸還，那更是如飢似渴地讀了，每天早上四五點鐘的時候，我便起床看書和背書了，記得有一次，我在課堂上唸出的古詩竟讓語文老師都頗為為難，我心裏暗暗高興了很久。

到了中學，初三時因在課間讀一本《紅與黑》的小說被班主任訓斥，之後便規規矩矩地不再接觸除了教材之外的書本了，看了一半的《紅樓夢》也被棄置到了角落。如今想來，讓我頗為後悔的就是在孩童年代沒有讀過武俠書籍，儘管金庸的電視劇看了不少，他的書卻真的很少讀過。

不知不覺已走過20餘年的光陰，如今，身處於節奏匆匆的生活中，只覺得喧囂與忙碌讓自已有些透不過氣來，讀書也似乎成了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其實我們都明白，並不是因為找不到一處寧靜的讀書聖地，而是我們的心太過於浮躁和功利，不願給予自己的心靈一片淨土。我們更應該明白的是，當我們翻開書頁的時候，我們的心境其實是最純淨的。

想起那些與書相伴的日子，我的心頭也變得莫名的安穩和踏實。那些因讀書而收穫的快樂和啟發，以及因讀書所承受的批評與責罵，一時之間也都變得親切而溫馨起來，如夜空中的星星閃閃發亮。

生活點滴

拍攝那些事

●胡賽標

「月光光，秀才郎；才郎青，種韭菜；韭菜盲開花，摘來走公爹……」一群客家小朋友稚聲稚氣的《月光光》童謠飄來。我靜靜坐在電視機前，收看中央電視台紀錄頻道播出的《過台灣》第六集「西學東漸」。《過台灣》拍攝歷時8年，三入寶島，跨越九省，採訪專家逾三千。隨後，出現我講述胡焯焯清朝過台灣開墾淡北的鏡頭時，內心還是泛起了陣陣漣漪……

這只是我當語文教師外，義務傳承根文化的一個片段。幾十年來，我把研究、發掘、傳播家鄉僑台文化，幫助僑胞尋根，當作義不容辭的職責。我接受國內外電視節目的採訪、拍攝有20多次，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3次。

2008年的一天，我突然收到海峽衛視《海峽名祠》欄目編導李青的電子郵件，說準備拍攝中川胡氏家廟，她恰巧進了我的博客，想請教幾個問題：虎豹別墅內胡文虎先生的資料有哪些？胡一川先生的故居還在嗎？……

我對她提出的問題作了回覆，並說願意為拍攝提供一切幫助。5月12日下午，海峽衛視攝製組來了。我趕到中川胡氏家廟，看見他們七人在用高高的機器搖臂拍家廟。編導李青將拍攝的「腳本」讓我過目補充，我對腳本提出了幾個細節方面的修改意見。

第二天我取消午休，趕緊補充拍攝素材。下午全程陪同拍攝了胡氏家廟、虎豹別墅、胡文虎讀書的花學堂。接著，李青忽然要我找僑育中學的一個班級拍攝學生讀書的鏡頭，因為胡文虎曾有過在全國捐建「千所學校，百座醫院」的慈善壯舉，而僑育中學就是他創辦的學校之一。我們趕回僑育中學，找到高一（8）班，物理老師停課，馬上叫學生背起岳飛的名作《滿江紅》：「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

烈……」音調鏗鏘悅耳，節奏整齊雄放。攝像師神色冷峻地搖拉著鏡頭……拍完，我們趕緊坐車返回中川村，乘夕陽落山之前，登上虎豹塔拍攝中川古村落全景。

14日上午，李青安排在「中川故事館」採訪我。我雖然不是第一次面對鏡頭，但當銀白的鎂光燈打在我臉上時，仍然有一絲緊張……拍攝結束，洪導遞給我勞務費，我馬上塞回說：「要錢，我就不下來了。」

李青回福州後，打電話叫我補拍「辭母創業」、「虎標良藥」等照片，我趕緊回虎豹別墅補拍發給她。我想：胡文虎先生還要關愛世界各地的窮人，我為故鄉做點力所能及的事不是應該的嗎？8月20日晚上，《家國大愛——中川胡氏》開播，宏大的特寫鏡頭與濃郁的歷史氣氛，帶給我新奇震撼的感覺，心裏湧動着一種說不出的愉悅。

但是，並不是每次的拍攝體驗都是相同的。我想起了那年中央電視台《探索·發現》欄目的拍攝故事。那是春天的一個上午，央視《土樓探秘》攝製組進入虎豹別墅採訪現場。攝像師叫我坐在靠背椅上，反覆調試了幾次位置，魏導就坐在我的斜對角。我移了位置，魏導又站起來，捋了捋我兩側不熨貼的髮絲。

魏導對重視孩子教育的故事非常感興趣，叫我講述胡文虎送11歲的胡玉香回中川村讀書的故事。可是這時的電壓非常不穩定，燈光忽暗忽明，一閃一閃的。拍攝停了下來。中間又停停錄錄了幾次。

採訪結束，我收拾資料，中指不小心被玻璃板削了一下，起初沒感覺，後來出了不少血，隱隱痛起來。魏導發現了，很着急問：「哪裏割的？」我說：「沒事。」魏導衝大夥說：「要好好宣傳一下胡老師啊。」第二天，魏導又打電話詢問：「胡老師，你的手怎樣？」我說：「魏導，真的沒事。」我眼眶裏忽然有一種溫熱的感覺。

2009年暑假的一天，我收到觀看五集紀錄片《土樓探秘》的短信。我連續看完全部節目，一下愣住了：我所有的鏡頭都被刪除了，心裏空落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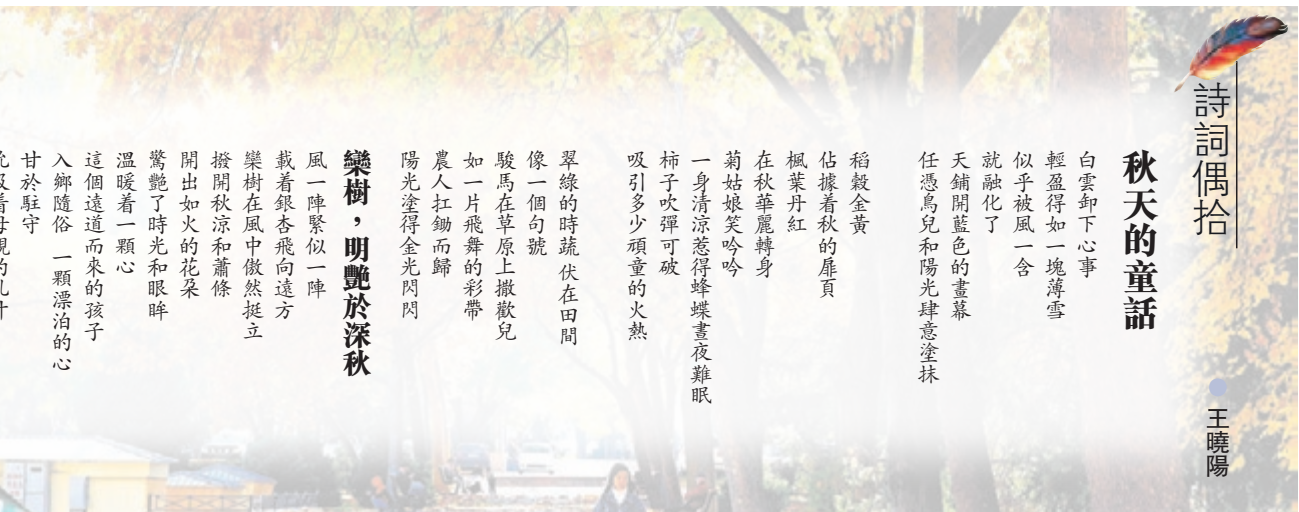
時光流轉。一晃到了2017年，我第一次接受馬來西亞電視台《籍寶鄉》攝製組的採訪。《籍寶鄉》是一檔講述華僑華人祖籍地文化的節目，馬來西亞電視台類似中國的央視。那天，化着淡妝的主持人，嫵媚動人。在中川文化館的廊道上，我與她邊走邊談，攝像師在旁邊跟拍。「停，重走一遍！」因為我們停在西洋文物展室門口的角度不對，攝像師第三遍叫停了。主持人溫柔地笑。

攝像師抱歉說：「老師，還要辛苦一下！」我雖內心忐忑緊張，嘴上卻說：「沒關係，我是一時的，你們卻是天天辛苦。」終於過了。來到中廳名人展廳，當我準備解說「中川八大名人」受到三朝最高領導者會見情景時，又被攝像師叫停了，原來我的腳步沒有踩到設計的位置。再試一遍，攝像師說：腳步不夠自然。哈哈，好在我已經久經鏡頭，臉上沒顯羞赧之色……

拍完。我問主持人姓名。她微笑道：「我叫楊於義，木易楊，王義之的義，我是八十後。」我笑了，驚訝不已：她居然懂得晉代的王羲之！再說，馬來西亞華人也有用「八十後」這詞嗎？我以前聽過「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是中國之外最好的」，此言不虛啊！

我想，馬來西亞華人一定在祖籍地找到了中華文化靈魂相通的根脈，找到了祖輩生生不息的鄉愁，雖然他們是第三四代華人。

我通過參加《籍寶鄉》的拍攝，深刻地感受到「根」已不是抽象的空洞文字，而我心中的華僑華人也不再是粗淺的文化符號。根，不只是海外華僑華人的眷戀，也是我漸行漸遠的鄉愁……



秋天的童話
白雲卸下心事
輕盈得如一塊薄雲
似乎被風一含
就融化了
天鋪開藍色的畫幕
任憑鳥兒和陽光肆意塗抹
稻穀金黃
佔據着秋
的扉頁
楓葉丹紅
在秋華麗轉身
菊姑娘笑吟吟
一身清涼惹得蜂蝶晝夜難眠
柿子吹彈可破
吸引多少頑童的火熱
翠綠的時蔬伏在田間
駿馬在草原上撒歡兒
如一片飛舞的彩帶
農人扛鋤而歸
陽光塗得金光閃閃
樂樹，明艷於深秋
風一陣緊似一陣
載着銀杏飛向遠方
樹在風中傲然挺立
撥開秋涼和蕭條
開出如火的花朵
驚艷了時光和眼眸
溫暖了一顆心
這個遠道而來的孩子
入鄉隨俗 一顆漂泊的心
甘於駐守
吮吸着母親的乳汁
吮吸着母親的乳香
吮吸着母親的乳色

王曉陽